



TITLE:

論東晉南朝縣令俸祿的標準：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新釋質疑

AUTHOR(S):

楊, 聯陞

CITATION:

楊, 聯陞. 論東晉南朝縣令俸祿的標準：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新釋質疑. 東洋史研究 1962, 21(2): 218-222

ISSUE DATE:

1962-09-30

URL:

<https://doi.org/10.14989/152607>

RIGHT:

論東晉南朝縣令俸祿的標準

——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新釋質疑——

楊 聯 陞

「歷史研究」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有繆鉞先生「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新釋——附論東晉南朝地方官俸及當時士大夫食量諸問題」，是一篇很有興趣的文字。文中先引「宋書」卷九十三陶潛傳，說當陶潛作彭澤令時，『郡遣督郵至縣，吏白，應束帶見之，潛嘆曰：「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」，即日解印綬去職。』接着說，據一般的解釋，所謂五斗米大概與當時縣令的俸祿有關。孟浩然京還贈張維詩，「欲徇五斗祿，其如七不堪」（「孟浩然集」卷三），可見唐朝人已是這樣解釋。不過根據繆先生的研究，東晉時縣令官俸，雖無直接資料，由南朝史籍勾稽，可以攷定南朝郡守年俸米八百斛，縣令年俸米應在四百斛至二百六十斛左右，東晉大教也應該如此再，證以「宋書」陶潛傳所載，陶潛爲彭澤令時，有公田三頃（蕭統「陶淵明傳」，「南史」陶潛傳同，惟「晉書」少一頃，蓋誤），又考東晉時江南稻田收穫量，每畝約可得米兩斛多，近三斛。以二斛八斗計，則三頃應收米八百四十斛。如果中半收租，則公田收租應爲一年四百二十斛米，與以上之假定相合。然則陶潛所說的五斗米，即便是日俸，一年才一百八十斛，也嫌太少。因此繆先生認爲，陶潛所謂五斗米，與當時縣令俸祿，絕無關係。繆先生又勾稽史料，考出東晉南朝士大夫食量，正好是每月五斗米左右。於是結論說：陶潛說，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，就如同說，我不能爲求一飽之故折腰向鄉里小人。

對於這篇新釋，曾有人提出疑義，「歷史研究」一九五七年第十期，有商榷文字一篇，前半是「張志明的意見」，後半是

「繆鉞的答覆」。張志明先生認為陶潛一個月五斗米不夠喫的。他舉出漢以前及漢至南北朝許多條記載，證明古人的飯量是一月喫米一石五至兩石之間，南北朝時，一般人一天喫古小斗五升米左右。張先生認為「五斗米」可能是陶潛信手拈來的一個現成數量。因為漢末有五斗米教，聲勢很大，他們給人治病或讓人入教，總是要五斗米的。五斗米對以後的人來說，是一個很熟的短語。張先生以為「為五斗米」，猶現在說「為兩個錢」，是極言其少，並不是真的指的是每月全部的俸米或食量。

繆先生的答覆，指出張先生所舉的史料，絕大多數都是說的農民與兵士。繆先生認為士大夫食量較小，但也補正前說，改為「五斗米」是舉整數而言，實際上當時士大夫每月食量大約是六斗至七斗米，與今日知識分子每月喫米數（二十斤至二十五斤），仍然相似。

繆先生這篇文章，提出若干重要問題，徵引許多史料，確有貢獻。不過他的新釋，仍似不及傳統解釋為妥。張先生的質疑，認為一個月月喫五斗米太少，證據明白。不過問題尚不止此。

討論俸祿，應當注意法定標準與實際事例，可以不同。魏晉南朝，大體沿用漢制，縣令年俸千石至六百石（石即斛），是法定標準，證據見下。六百石指的是粟（未舂），依照漢簡及「九章算術」粟五斗三比率，折成米（已舂）三百六十斛。若依漢代半錢半穀，每月米十五斛，正好每日五斗。所以五斗米應是漢以來低級縣令的日俸（嚴格說是半俸）標準。

關於魏晉南朝縣令官品祿秩，「通典」卷三十六云：「魏官置九品」，注云：「自魏以下，並為九品，其祿秩差次，大約亦如漢制。已列品第，不可重出。」又云：「第六品 諸縣·署令千石者」「第七品 諸縣令·相秩六百石以上者」又卷三十七晉官品「第六品 諸縣·置（當作署）令秩千石者」「第七品 諸縣·置（當作署）令六百石者」「宋官品」「第六品 諸縣·署令千石者」「第七品 諸縣令六百石者」可見魏晉宋縣令，都是千石至六百石。至於實際俸給，則「通典」卷三十五云：「宋氏以來州郡秩俸，及雜供給，多隨土所出，無有定準。」與標準當有出入。

繆先生文中也引用了「宋書」百官志，地方官俸「州牧二千石，刺史六百石。郡太守二千石。縣令千石至六百石，長五百石。」但因爲宋代刺史爲州長官，官俸不應該只有六百石，遂認為「這些似乎都是沈約修宋書時根據漢志而寫的一種具文」，

不足爲據。現在看起來，最好說這些數量，是法定標準，是否全爲具文，還要再考。不過即便全是具文，亦無妨在當時言語中出現。尤其是這個法定標準，可以回溯到漢代。崔寔（桓帝時人）「政論」說：『夫百里長吏，荷諸侯之任，而食監門之祿，請舉一隅，以率其餘。一月之祿，得粟二十斛，錢二千。』漢代標準粟價一斛百錢，正好半錢半穀。這是縣長月俸，相當於續漢書百官志『比四百石，奉月四十斛』（疑當作四十五斛）、三百石，奉月四十斛。縣令『比六百石，奉月五十斛』，則正好半俸每日得米五斗。⁽²⁾五斗米道要教民出五斗米（謂之天租米），可能是祭酒主者以縣令自居，定出此數。這自然只是揣測，還得等文獻證明。

南朝五斗米可能還有一個用例。「南齊書」卷三十三王僧虔傳，有『若使日得五升祿，則不恥執鞭』之語。我頗疑五升祿是五斗祿之誤。史籍升斗二字，傳寫極易訛誤。學人論者已多。近來賀昌群先生在「歷史研究」一九五八年第六期有「升斗辨」一文，可以參攷。

『若使日得五升祿，則不恥執鞭』，是檀珪給王僧虔信裏的話。「南齊書」記載，頗有參攷價值，節錄如下：

元徽中，遷吏部尚書。高平檀珪罷沉南令，僧虔以爲征北參軍，訴僧虔求祿不得，與僧虔書曰：『……去春乞豫章丞，爲馬超所爭，今春蒙敕南昌縣，爲史僊所奪。二子勳蔭人才，有何見勝？……』珪又書曰：『……本希小祿，無意階榮。自古以來，有沐食侯，近代有王官。府佐非沐食之職，參軍非王官之謂。……使僕就此職，尚書能以郎見轉不？若使日得五升祿，則不恥執鞭。』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。

南朝有人肯爲俸祿作地方官，尚有其他例，茲不具引。由此並且可以了解「宋書」陶潛傳：『復爲鎮軍建威參軍。謂親朋曰：「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，可乎？」』執事者聞之，以爲彭澤令。一段記事的意義。弦歌用「論語」『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』，即指作邑。淵明爲參軍而欲求縣，正與上引檀珪之例相似，一面是俸祿，一面是階榮。所以淵明要辭職時，提到俸祿，正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如繆先生所說，當時地方官俸祿，大抵出於公田。彭澤令有公田三頃，依繆先生每頃收租米一斛四斗，一年可能收到四百

二十斛（或粟七百斛）。但繆先生已指出這是就稻田收穫量推算的。至於晉代政府計算標準，則較此爲少。「晉書」卷二十四職官志云：

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，品秩第一，食奉日五斛。太康二年，又給春絹百匹、秋絹二百匹、絲二百斤。元康元年，給菜田十頃、騶十人。立夏後不及田者，食奉一年。……特進，品秩第二，……食奉日四斛。……元康元年，給菜田八頃、田騶八人。……

光祿大夫……食奉日三斛……惠帝元康元年，始給菜田六頃、田騶六人。……

尚書令，秩千石，……食奉月五十斛，……太康二年，始給賜絹春三十四、秋七十四、絲七十斤。元康元年，始給菜田六頃、田騶六人。立夏後不及田者，食奉一年。

以上所謂日奉月奉，似乎都是粟。菜田卽公田租入，卽以給奉。照前三例計算，每頃每年應收租粟一百八十斛。以此爲準，公田三頃，可以收租粟五百四十斛，已經接近六百石。最後一例，菜田六頃，與月俸五十斛不合，可能是特例，也可能訛誤。（例如月五十斛可能原作八十斛）姑且不論。

繆先生文頁八十一注引「宋書」卷九十二良吏阮長之傳「時郡縣田祿，芒種爲斷，此前去官者，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：此後去官者，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：始以元嘉末改此科，計月分祿。」我疑心文中所謂前人後人，正好顛倒了。「南史」卷七「阮長之傳作『時郡田祿，以芒種爲斷。此前去官者，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，始以元嘉末改此科，計月分祿』，當據改。上引「晉書」『立夏後不及田者，食奉一年，也可以幫助說明公田與俸祿的關係。大約是說雖然領得菜田，而已過立夏，不及種植，仍得食奉一年。

又關於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，唐人顯然解釋爲俸祿之例，還有王維「與魏居士書」云：『近有陶潛，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，解印綬棄官去。後貧，乞食詩云，「叩門拙言辭」，是屢乞而慚也。嘗一見督郵，安食公田數頃。一慚之不忍，而終身慚乎？』（「王右丞集」卷十八）⁽⁸⁾

又中國歷代官俸、收入不限於粟米。例如南朝郡守、俸米之外、有錢有絹、繆先生文中已經論及。上文所引崔寔「政論」與「晉書」百官志、也可見一斑。此外類似官俸的收入、還有南北朝的「食幹」見「通典」等書、以及後來的防閑・執衣之類。職田・公廩田等、亦應計算。而官吏的免役及免稅（多是部分免稅）等特權、也可以算一種無形收入。至於在有些朝代的特殊制度、如北魏百官、本來無祿、利用商人、大約似後來唐之捉錢令史、遼之營運（云爲）戶。又五代宋初有俸戶。這一類的制度、與論定中國歷史上某時代的性質、關係極爲重大、這裏不能詳論了。

註

(1) 這一點我沒有很滿意的解釋。猜想可能是刺史多兼其他官職、實俸不止六百石。

(2) 關於漢代以及魏晉南北朝的斛以及廩給數量等問題、請參攷拙稿「漢代丁中廩給米粟大小石之制」（「國學季刊」第七卷第一號一九五〇年）、字都宮清吉「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」（一九五五年）、布目潮瀨「半錢半穀論——字都宮清吉・楊聯陞兩教授的論爭をめぐって」（「立命館文學」一四八號一九五七年）、Michael Loewe, "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during the Han Period", *T'oung Pao* Vol. XLIX, Livr. 1—2, 1961, 高自強「漢代大小斛（石）問題」（「考古」一九六二、二）、等文字。

我最初主張漢簡中所謂大小石、是爲米粟換算的便利、只是計算上的虛名、並不是真有兩種斛斗。後來與字都宮先生討論、即已承認有兩種斛斗之可能、而且認爲漢代一般計算、以

(3) 小斛（小斗）爲正。現在聲明放棄虛名說、承認漢代確有大小斛斗兩種量器。至於實際使用、一時一地、每次斛量、大約只用一種。至於大小斛斗便於米粟換算一點、則仍想保存。因爲大石一斗粟正等於小石一斗米、這種比例、應非偶然。漢代以小石（小斛）爲正之說、勞幹先生在「大陸雜誌」第一卷第十期（一九五〇年）「龍岡雜記」（大石與小石）一文中、已經提出、布目先生文中、也經引及、似已可爲定論。諸家論「小斛」多引「三國志」魏書卷一注引「曹瞞傳」「行小斛、盜官穀」爲證。案、此處的「小斛」恐怕是特別小的斛、而不是法定的小斛。此條與小斛爲正之說、並無衝突。

白居易「白氏文集」卷八有「一日復一日、自問何留滯、爲貪逐日俸、擬作歸田計」、似亦暗用陶潛事。此條蒙平岡武夫先生檢示、謹此致謝。

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稿 時客京都